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

逆臣傳

五代

李振

孔循

蔣殷

王弘贄

張彥澤

王峻

王殷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

按薛史以振為抱真曾孫與此異

唐潞州節度

使振為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
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
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郎官官劉季述謀廢昭
宗遣其姪希正達意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
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
不祥也

按五代史考異疑振拒希正為誤謂振若已立
異豈敢復入長安謀反正今考梁紀亦云季振

自長安使迴是時季述懼汴梁兵力固不能阻振
之往來歐薛二史所書皆同當不誤也謹附識振還

季述卒與程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

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
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贊其因此立功太祖
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肩謀由昭宗昭
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
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
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怨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
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鷁臬太祖之弑昭宗也
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

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孔循不知其家世少孤流落汴富人李讓聞得之養以
為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
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
循又冒乳母之夫姓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
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為宣徽使循為
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
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於南郊循因與王殷讒
於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

延唐祚太祖大怒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宰相柳
璨及玄暉是範等以循為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為汝州
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後唐莊宗
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
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
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
即位以為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
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

造麴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為機密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尤愛殷表為才將唐遷洛陽殷為宣

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
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
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
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
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
位後顧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
玄暉及張延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
詔慚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

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王弘贄不知其家世後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遷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夜以百餘騎出奔衛州遇晉高祖於道慟哭語之故高祖以弘贄宿將且多知時事馳騎就圖之弘

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
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曰萬乘之主以百騎出
奔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雖欲興復得
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
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
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
亦助賊反邪乃袖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
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

於驛而去弘贄奉帝居於州廨弘贄有子繼為殿直廢
帝入立遣繼持鵠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
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於地久而蘇弘贄曰此
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
繼持鵠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
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後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
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唐

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掌書記張式式出奔彥澤遣騎追之不得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

鄭受益等並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會言者不已高祖乃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山帝時彥澤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所圍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彥澤用偏將藥元福語拔拒馬力戰契丹遜去開運三年秋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

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
彊聞契丹空國入侵惶惑不知所之彥澤至乃與重威
等西趨鎮州彥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契丹所據彥
澤猶力戰爭橋燒其中契丹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
月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契丹遣彥澤與傅住
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馳至河銜枚夜渡
夜五鼓自封邱門斬關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劔擁
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

傳契丹主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契丹主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不應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官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契丹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

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邑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閹門使高勲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契丹主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又以高勲訴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勲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懷經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撲之彥澤俯首無一言行

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勲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鬻其肉食之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清泰末延朗誅漢高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峻在籍中

據薛史本傳改輯

因得事高祖高祖鎮河

東峻為客將及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
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
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
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
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
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幽
湘陰公贇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殺蔡王信太祖入
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

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
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
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
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
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
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
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
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

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
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是不分兵
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是聞
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
騎兵追是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
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於魏自謂僥命功以天下為已
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
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

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
故時裨將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
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帝意太祖慰勞之峻
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
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聲言嚴駕自往候
之峻遂馳入謁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
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
請用顏衍陳周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

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

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

按薛史太祖謂道等

曰朕子在外峻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怨望又言世宗自澶州入覲峻憚其英明時方受詔檢校河堤土功即日自河次歸朝即貶商州司馬卒於貶所峻已被黜

歐史未載謹附識

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

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
學士就樞密院錄之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

薛史作瀛州人與此異

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

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於魏
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
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
自口出高祖嘉之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
節度使契丹入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

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於澶州又詔郭崇殺
周太祖於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
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太祖自澶州返軍向闕
殷預王峻謀遣人幽湘陰公贇殺蔡王信太祖入立拜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
太祖惡之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
自安廣順二年太祖有事於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

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
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
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
於登州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一至

四

侍講學士_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逆臣傳

宋

臣等謹案張邦昌劉豫苗傅宋史並入叛臣金史
復繫邦昌劉豫於列傳考靖康之變邦昌豫並僭
大號逆跡顯然苗傅等劫君廢立罪無可逭今並
編為宋逆臣其金史張劉二傳則並從刪削云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洪三州政和末改禮部侍郎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攻汴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既而以肅王為質邦昌從康王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

不許時金兵再至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
黜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
陷京師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來以金帥令推立異
姓名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
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
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
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
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玠儔持狀

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趨勸進遣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時雍并傳瓊等欣然鼓舞以

為有佐命功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
同知樞密院事傳權僉書樞密院事領尚書權領門下
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
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啟陛下勸邦昌坐紫宸垂
拱殿吕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
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邦
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時雍秉哲
并傳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金師既還邦昌降手

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于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康王居外衆所歸心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貽書邦昌稱為相公請奉迎康王書入邦昌氣沮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無及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乃弗聽時雍等而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齋書于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

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
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
復辟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賓善堂尋遣使奉乘輿
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
之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
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僭逆宜肆諸市朝以為亂
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復力爭高宗乃降
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

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

按史傳原作節度使今據東都事畧改潭

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

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

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

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

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

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并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

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少無行常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其宿醜詔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種田叟安知禮制黜為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建炎二年用張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遣人陷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

其將關勝縋城納款三年金人以豫知東平府充京東
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
州以其子麟知濟南府四年金人冊豫為齊帝都大名
府先是豫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達蘭求僭號達蘭
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未及對豫鄉人
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高慶裔韓昉備璽綬寶
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偽位赦境內奉金正朔稱天
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

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改明年為阜昌元年初豫遣人說東

京副留守上官悟降金悟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
發書斬其使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琦死召迪功郎
王寵不至文林郎李詰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
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國信副使宋
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
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
殺希載紹興元年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豫以麟

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
逃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
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偽秦
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
通判李景以州來歸二年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
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命仲兼
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
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廬壽

王亨相為應援仲尋為其將霍明所殺翟興進屯伊陽
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戮其使豫乃陰結興
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豫遷都汴因奉祖
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
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
曲赦汴人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
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冢墓
發掘殆盡賊斂煩苛民不聊生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

彥時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與
宋汝為留偽庭久謀以蠟書疏豫虛實事泄唐佐亘皆
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丞董先為大總府
先鋒將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趨汝州
偽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薩里罕侵蜀執進
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
獲免三年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又敗豫兵于長
葛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

潁昌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于伊陽臺
殪之豫求援於金金遣烏珠赴之豫亦遣李成率師二
萬逆賊于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號州鎮撫司統制
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明州守

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

金史劉豫傳作軍兵

七百餘人

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

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朝廷
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

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賊將李成陷鄧州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賊將王彥先自毫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鄴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

州鹽稅吳仲上書請討豫謂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益置守備既而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闕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隨州礫偽守王嵩復鄧州豫聞奪民舟五

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遣子麟姪猗分
道南侵復遣使請師於金金以宗輔權左副元帥達蘭
為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烏珠嘗渡江習
知險易俾將前軍與豫兵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張浚援世忠
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與解元連戰皆捷帝
發臨安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淮西將王師
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偽知州王靖岳飛遣將敗

金人於廬州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五年
淮西將鄺瓊復光州偽守許約降豫將商元攻信陽軍
知軍事舒繼明死之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陷
光州六年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
舉六烽烏珠與劉猷合兵來援皆敗築劉龍城以窺淮
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剛俘其衆而還豫聞帝親征告
急於金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關疆保境
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

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
主報豫自行姑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豫於是麟
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
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籍民
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十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
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
六安彥舟統之麟兵從淮西濟衆號十萬次濠壽間江
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

至泗州與俊合劉光世亦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鄺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猊兵為世忠所阻乃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過於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答豫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七年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官軍三月帝駐建康而

統制鄺瓊執呂祉殺之以兵三萬叛降豫

按金史鄺瓊傳作率步騎

十餘萬降於齊而續通鑑亦作帥全軍四萬降劉豫並與互異

豫授瓊靜難軍節度使

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豫復乞師于金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遂以女真萬戶蘇布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令達蘭烏珠偽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成麾騎擒之因馳入城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進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

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廢
為蜀王以鉄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揚言曰
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
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
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昺知溜州李鄴知
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呼沙
呼為汴京留守李傳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
豫求宸達蘭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

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
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
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豫僭大號凡八年紹興
十三年卒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
人至傅與張浚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
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杭州劉正彥者
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和路經畧使死王事正

彥由閤門祇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
部曲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薦于朝復知濠
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
進功進威州刺史賞薄缺望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
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
大將皆分守要害獨苗傅扈從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
事肆為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三
月拜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眾謂薦由內侍傅自負宿

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擢取所予兵亦怨之于
是與王世修張遼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
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傳部分既定乃紿淵以臨安縣有
盜意欲使淵出兵於外康履徵知其謀以告淵淵伏兵
天竺明日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賊
黨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
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
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傳通導其黨入

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
急請帝御樓諭之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
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
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
遇敵不戰因交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
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
當沅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
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遂命吳港捕

履傅即樓下腰斬之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
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繼樓下曲諭之傅請隆
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
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顏岐曰得太
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緯帝坐一竹椅既
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請立
皇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抱三歲兒何以
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太

后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傅等語益

不避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是日帝幸顯寧寺

按史

傳訛作顯忠寺今據本紀及續通鑑改

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

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改

元明受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江寧制置呂頤

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

平江浚諭以起兵浚泣奉命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

以慰安之遣進士馮輜

續通鑑及宋史紀事本末俱作布衣馮輜

赴行在請

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既遣輜即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傅以堂帖趨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以諫議大夫鄭慤為御史中丞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慤面折二凶彥佯狂致仕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甲午敗曾擇藍珪于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

守審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趙張浚勝非曲諭止之韓世忠兵至浚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輜還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傅等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兵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紿曰趨召之命也呂頤浩率兵至平江與浚傳檄四方聲傅正彥之罪丙

午浚頤浩總中軍發平江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
劉光世分兵殿後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勝非召
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帝還
宮都人大悅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
君為皇太子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復建炎號頤
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
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
取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頤浩浚引兵

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苗傅等又犯桐廬蔓延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犯壽昌縣黥民充軍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却之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犯玉山縣屯沙溪鎮統制闕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世忠發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

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
瞋目大呼揮兵直前生擒正彥賊將江池擒苗翊降衆
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
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詔班
師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俱
前死詔釋餘黨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二

逆臣傳

遼六

耶律希達

德勒台

耶律革格

蕭翰

耶律瑠格

瑠都

耶律察克

耶律德呼

耶律朗

耶律隆科

耶律哈里

耶律迪里

蕭孝先

耶律重元

尼魯固

蕭格

蕭呼圖克

蕭德勒岱

庫德

耶律撒喇蘇

奚和勒博

蕭塔拉

耶律希達字尼嚕袞

原文涅烈袞按太祖紀諸弟謀亂時無希達有涅里袞蓋以字稱而

字小異耳

蕭祖孫額爾奇木塔喇之子幼黠而辯時險佞者

多附之約尼哈陶津汗時異母兄阿古齊為德呼勒部額爾奇木故事為額爾奇木者得行再生禮阿古齊方就帳易服希達遂取紅袍貂蟬冠乘白馬而出乃令黨

人大呼曰額爾奇木出矣衆皆羅拜因行祭冊禮自立
為額爾奇木與裕悅耶律實魯同知國政及實魯遇害
希達懼入圖已挈其二子德勒台朔格奔渤海偽為失
明後因羈馬之會與二子奪良馬奔歸國益為姦惡常
以巧辭獲免太祖將即位讓希達希達曰皇帝聖人由
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為裕悅及自將伐西南諸部
希達誘埒克等亂不從者殺之車駕還至赤水城希達
懼與埒克俱北走至榆河為追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

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希達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覲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宜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也德呼勒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希達不復對因數月縊殺之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希達曰德呼勒部人衆勢強故多為亂宜分

為二以弱其勢子德勒台字海蘭有膂力善馳射馬躡
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
潛已加眷遇及即位拜德呼勒部額爾奇木太祖嘗思
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德勒台曰臣能取之
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德勒台躍而
前弓猶不死復獲其一帝甚歡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
心痛召德勒台視之德勒台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
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

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為人未嘗任以職以從埒克亂與其父希達俱縊殺之

耶律華格字薩蘭隋國王實魯之子性陰險初弑其父
妾懼事彰與尅蕭特順等共害其父歸咎特順華格獲
免太祖即位務廣恩施雖知華格兇逆姑示含忍授以
特里衮六年華格預諸弟之亂事平羣臣議其罪皆謂
華格不可釋於是與其子罕札俱凌遲而死

蕭翰一名迪里字哈準宰相達魯之子天贊初唐兵圍

鎮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告急翰受詔與康未怛往救
克之殺其將李嗣昭拔石城會同初領漢軍侍衛八年
伐晉敗晉將杜重威追至望都翰奏曰可令軍下馬而
射帝從其言軍士步進敵人持短兵猝至軍失利帝悔
之曰此吾用言之過及從駕入汴為宣武軍節度使帝
崩樂城世宗即位翰聞之委事於李從敏通鑑作唐明
宗子許王李
從益徑趨行在是年秋世宗與皇太后相拒於潢河橫渡
和議未定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

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初耶律烏珍以附太后被囚翰
間而快之即囚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控犴何
也對曰第願公不至如此翰默然天祿二年尚帝妹額
伯哩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特哩衮瑠格及其弟瓚
都亂耶律實喇告烏珍烏珍遽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
欲發其事烏珍固諍以為不可乃詔烏珍鞠案翰伏辜
帝竟釋之復與公主以書結安圖反烏珍得其書以奏
伏誅

耶律瑠格字明隱太祖兄伊德實之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兇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累遷西南邊大詳衮會同十年叔父安圖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瑠格鄰居世宗立於軍中安圖議所往瑠格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魯呼率兵而南瑠格安圖遇于泰德泉既接戰安圖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瑠格以身衛安圖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圖得馬復戰太弟兵敗瑠格與安圖朝於行在和議成太

后問瑠格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
此怨耳事平以功為特哩袞天祿中與其弟璜都王子
天德侍衛蕭翰謀反耶律實喇發其事瑠格以飾辭免
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瑠
格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反耶瑠格誓曰臣若有反心必
生千頂疽死遂貫之耶律烏珍固諍以為罪在不赦帝
命烏珍按之具服詔免死流烏爾固部果以千頂疽死
弟璜都殘忍多力膚若蛇皮天祿初以族屬為皮室詳

衮二年與兄瑠格謀反免死使於哈噶斯國既還復預察克之亂凌遲而死異母弟二人浩里錫勒戩應厯初無職任以族子甚見優禮三年或告浩里錫勒戩與衛王完謀逆下獄飾辭獲免四年春復反伏誅

耶律察克字烏辛明王安圖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為懦太祖曰此兇頑非懦也其父安圖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即位于鎮陽安圖聞之欲持兩端察克曰

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瑠格相
善宜往與計安圖即與瑠格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
封泰寧王會安圖為西南面大詳察克侔為父惡陰
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帝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
領鈕祜祿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克託手
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帝以
為誠察克以諸族屬雜處不克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
右皮室詳袞耶律烏珍察其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

表示察克察克稱烏珍疾已哽咽流涕他日烏珍又請
於帝帝曰察克捨父事我可保無他烏珍曰察克於父
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
谷留飲三日察克謀亂不果帝伐周至尚和山太后與
帝祭又獻皇帝於行宮羣臣皆醉察克歸見壽安王邀
與語王弗從察克以謀告耶律瓚都瓚都從之是夕同
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
至夜閱內府物見瑪瑙盃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託於

其妻妻曰壽安王烏珍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克
曰壽安年幼烏珍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
黨珊尼森報壽安烏珍以兵圍於外察克遣人弑皇后
於柩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弑逆復將
若何有額爾奇木和卓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
而往察克知其不濟乃繫羣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
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迪里亦在繫中進曰
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為辭猶可以免察克曰

誠如公言誰當使者迪里請與雅斯哈同往說之察克
從其計壽安王復令迪里誘察克嚮殺之諸子皆伏誅
耶律德呼字蘇蘭六院額爾奇木巴固齊之後天顯中
為中臺省右相會同二年與趙思溫持節冊晉帝及伐
晉至滹沱河降晉將杜重威德呼功居多大同元年平
相州之叛斬首數萬級世宗即位遣使馳報仍命德呼
執偏將珠展以來其使誤入珠展營珠展得詔反誘德
呼執送太后德呼亡歸世宗和約既成封燕王為南京

留守天祿五年察克弒逆德呼方醉其妻扶入察克之幕因從之明旦壽安王討亂凡脅從者皆棄兵降德呼不降凌遲而死妻子皆誅

耶律朗字烏遜季父房阿古齊之孫性輕佻多力人呼為霍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會同九年太宗入汴命知澶淵控扼河渡天祿元年燕趙以南皆應劉知遠朗與汴守蕭翰棄城歸闕先是朗祖阿古齊為其弟希達詐取額爾奇木自是族中無任六院職

事者世宗不悉其事以朗為六院大王及察克作亂遣人報朗曰事成矣朗遣詳袞蕭呼哩以所部軍往命曰當持兩端助其勝者穆宗即位伏誅籍其家屬

耶律隆科字密遜文獻皇帝之子天祿五年遙授武定軍節度使及察克作亂穆宗與烏珍從林牙迪里計誘而出之隆科手刃察克改南京留守

按穆宗紀隆科謀逆時為政事令

穆宗沈湎不恤政事隆科有覬覦之心誘迪里及羣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為壽安王時卿數以此

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隆科不能對及餘黨皆服遂縊于可汗州西谷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耶律哈里字鐸袞隋國王實魯之庶子機警口辨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哈里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哈里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圖

與耶律伯特試之數日安圖等奏曰哈里之材臣等所
不及帝召哈里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圖言
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伯特如著靴行曠野射鵝帝大
笑擢宣徽使屢任以事帝知其貧以金器賜之哈里即
散於親友後從帝伐晉有功世宗即位於軍中皇太后
以兵逆於潢河橫渡太后遣耶律烏珍責世宗自立烏
珍至帝前諭旨不屈世宗遣哈里對亦不遜且命之曰
汝見烏珍勿懼哈里見太后還不稱旨既和領太后諸

局事穆宗即位與冀王迪里謀反死獄中

耶律迪里字烏納六院額爾奇木卓巴勒之子少多詐
世宗即位為羣牧都林牙察克謀亂官僚多被囚繫及
事敗詣囚所持弓矢脅曰悉殺此曹迪里曰殺何益於
事竊料烏珍將立壽安王故為此舉且壽安未必知若
遣人藉此為辭庶可免察克曰如公言誰可使者迪里
曰大王若不疑迪里請與雅斯哈同往說之察克遣之
壽安王用迪里計誘殺察克凡被脅之人無一被害者

皆迪里之力亂既平帝嘉賞然未顯用迪里失望居常
怏怏結羣不逞陰懷不軌應歷二年與其黨謀立隆科
事覺凌遲死

蕭孝先字延寧小字哈里北院樞密使孝穆之弟統和
十八年補祇候郎君尚南陽公主拜駙馬都尉開泰五
年為國舅詳袞南京統軍使太平三年為漢人行宮都
部署尋加太子太傅五年遷上京留守以母老求侍復
為國舅詳袞改東京留守會大延琳反被圍數月穴地

而出廷琳平留守上京十一年帝不豫欽哀召孝先總
禁衛事興宗諒陰欽哀弒仁德皇后孝先與蕭珠卜蕭
必塔等謀居多及欽哀攝政遙授天平軍節度使加守
司徒兼政事令重熙初封楚王為北院樞密使孝先以
椒房親為太后所重在樞府好惡自恣權傾人主朝多
側目二年興宗紀及欽哀皇
后傳俱作三年太后與孝先謀廢立帝知
之勒衛兵出宮召孝先至諭以廢太后意孝先震懾不
能對遷太后於慶州孝先恒鬱鬱不樂四年徙王晉後

為南京留守卒

按孝先原入列傳今移入逆臣

耶律重元

契丹國志作宗元

小字布濟吉爾聖宗次子材勇絕

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太平三年封秦國王聖

宗崩欽哀皇后稱制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於帝

帝益重之封為皇太弟歷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

帥府事重元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

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警巡

使詔從之賜以金券誓書道宗即位冊為皇太叔免拜

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

寵所未有清寧元年車駕獵漂水與其子尼嚕固

契丹國志

作洪孝

及同黨誘脅弩手軍為亂陣于帷宮外將戰其黨

多悔過效順各自奔潰重元知失計北走大漠嘆曰尼

嚕固使我至此遂自殺先是重元將起兵帳前雨赤如

血識者謂敗亡之兆子尼嚕固小字伊囉幹性陰狠興

宗一見謂曰此子目有反相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

十七年進王楚為特哩袞清寧二年

道宗紀作三年

出為武定

軍節度使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說其父重元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弑逆九年秋獵帝用耶律良之計遣人急召尼嚕固尼嚕固知事泄遽擁兵犯行宮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等率宿衛士討之尼嚕固躍馬突出為近侍詳袞渤海阿蘇護衛蘇射殺之

蕭格小字華格字和多沁國舅房林牙華善之子警悟多智數太平初累遷官職游近習間以諛悅相比昵為流輩所稱由是名達於帝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

為北院樞密副使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格怙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時伊勒希巴耶律義先知格姦佞因侍燕言格所短用之將敗事帝不聽一日帝令義先對格巡擲義先不肯至詈之為賊帝怒格反為解之語詳義先傳帝以格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矯情媚上多此類拜南院樞密使詔班諸王上封吳王改知北院進王鄭蕪中書令帝大漸詔格曰大位不可一日曠朕若弗寤宜即令燕趙國王嗣位清寧元

年復為南院樞密使更王楚復徙北院與國舅蕭阿拉
同掌朝政格多私撓阿拉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拉
為東京留守會南郊阿拉以例赴闕帝訪羣臣以時務
阿拉陳利病言甚激切格伺帝意不悅因譖曰阿拉恃
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帝大怒縊阿拉于殿下後帝知
格姦計寵遇漸衰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格以其
子為重元壻格預其謀凌遲殺之

蕭呼圖克字伊遜口吃視斜髮鬣伯父孝穆見之曰是

兒狀貌族中未嘗有及壯魁梧桀敖多揚人惡重熙中
為祇候郎君俄遷興聖宮使尚秦國長公主授駙馬都
尉以不諧離婚復尚齊國公主為北面林牙清寧中歷
北南院樞密副使代族兄珠展為西北路招討使時蕭
格與蕭阿拉俱為樞密使不協格以珠展為阿拉所愛
疾之珠展受代赴闕先嘗借官粟留直而去呼圖克希
格意發其事珠展因得罪呼圖克歲時獻遺珍玩畜產
于格二人相愛過于兄弟呼圖克族弟迪里為北剋薦

國舅詳袞蕭呼敦于呼圖克呼圖克見其辯給壯勇傾
心交結每遇休沐言論終日人皆怪之會呼圖克同知
北院樞密事奏呼敦及迪里可用帝以迪里為旗鼓伊
喇詳袞呼敦為宿直官及格構陷其兄阿拉呼敦陰為
之助時人醜之耶律伊遜知北院樞密事呼圖克位在
伊遜下意快快不平呼圖克遂與重元尼嚕固謀逆尼
嚕固既斃其黨謂呼圖克等曰我軍甚衆乘其無備中
夜決戰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誰從我呼圖克曰倉卒

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
遲之有是夜重元僭位號呼圖克自為樞密使明日戰
敗呼圖克被創單騎遁走至十七澌投水死五子同日
伏誅

蕭德勣岱字和多沁國舅少父房之後父雙庫尚圖努
公主仕至國舅詳袞德勣幼警敏不羈好射獵太平
中以外戚補祇候郎君歷延昌宮使殿前副點檢重熙
十三年伐夏德勣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遷都

點檢改烏爾古德呼勒部都詳衮十八年再舉西伐德勒岱奏軍馬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為難制但嚴設斥堠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帝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德勒岱失利還復為都點檢十九年夏人來侵金肅軍帝遣德勒岱率輕兵督戰至河南三角川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出為西南面招討使族弟呼喇巴家奴告其主私議宮掖事德勒岱寢之事覺決大杖削爵為民清寧中帝以所坐

事非德勤岱所犯起為南京統軍使至是從重元子尼
嚕固等亂敗走被擒伏誅

庫德本宮分人不知姓氏好戲狎不喜繩檢膂力過人
善擊鞠重熙初為護衛歷宿直官十三年西征為先鋒
夏人伏兵掩之庫德力戰麾下士多歿乃單騎突出遇
夏王李元昊來圍勢甚急庫德馳射應絃輒仆躍馬直
擊中堅夏兵不能當晡乃還營改興聖宮太保清寧九
年從重元子嚕固亂與扈從兵戰敗而遁追擒之陵遲

而死

耶律撒喇蘇孟父房迪里之孫性兇暴清寧中累遷宣
徽使改殿前都點檢首與重元謀亂會帝獵漂河重元
恐事泄與扈從軍倉卒而戰撒喇蘇適在畋所聞亂劫
獵夫以援既至知尼嚕固已死大悔恨之謂曰我輩惟
有死戰胡為若兒戲自取殞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
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攜貳一失
機會悔將奚及重元不從遲明投杖而走撒喇蘇戰死

奚和勒博一名幹

原文作翰按天祚紀及宋史綱目諸書俱作幹今改

字綏蘭奚

王特哩之後善騎射趨捷而勇與其兄必埒哩齊名大

安中車駕幸中京補護衛稍遷鐵鷄軍詳袞天慶間徙

北女真詳袞兼知咸州路兵馬事改東京統軍既而諸

蕃入寇悉破之遷奚六部大王兼總知東路兵馬事保

大二年金兵至天祚播遷和勒博率吏民立秦晉國王

淳為帝

按金史和勒博傳初以所部降金後遯歸遼本傳未載謹附識

偽署知北院樞

密事兼諸軍都統屢敗宋兵淳死其妻普賢女攝事金

兵由居庸關入明年

遼史原作是年今據本紀及續通鑑改

和勒博即箭

苛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建官時奚人巴齊韓嘉弩等引兵擊附近契丹部落劫掠人畜羣情大駭會和勒博為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固齊與其甥伊實巴沁等殺之偽立凡八月

蕭塔拉字額都溫約尼文汗宮分人乾統中入宿衛出為順義軍節度使天慶四年同知咸州路兵馬事五年

以兵敗奪節度使保大元年遷威部節度使及天祚在山西集羣牧兵塔拉為副統軍聞金兵將至塔拉諭士卒以君臣之義死戰于寶納圖金兵不戰塔拉伺間欲攻之天祚喜甚召嬪御諸子登高同觀將說之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勁兵直趨奮擊無敢當者天祚遁走塔拉所至招集散亡尋為中軍都統復敗於梯己山天祚決意渡河奔夏從臣切諫不聽入情惶懼不知所為塔拉陰謂耶律烏哲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不

早為計奈社稷何遂共劫梁王雅里奔西北諸部偽立
為帝塔拉自為樞密使雅里卒欲擇可立者會耶律烏
哲言珠拉才德純備兼興宗之孫衆皆曰可遂僭立焉
塔拉偽職如故未三旬與珠拉俱為亂兵所殺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三

逆臣傳

金七

東德

唐古辯

烏達

大興國

圖克坦額呼楚克

布薩思恭

圖克坦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赫舍哩執中

崔立

秉德本名伊遜秦王宗翰孫也累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拜平章政事與左司郎中薩哈主議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近侍高壽星在從中訴於悼后后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薩哈時悼后干政繼嗣未立帝無聊屢殺宗室篁辱大臣秉德懷忿謀廢立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古辯烏達烏爾圖額呼楚克大興國李老僧塔斯弒

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屬
烏爾圖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海陵以是銜之
既立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久之
為烏達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海陵欲除太宗諸子
并除秉德烏達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狀海陵遣使殺
秉德以家財盡賜烏達

唐古辯本名翁鄂羅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累官參知政
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十二月九日代國

公主為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東德等俱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弒熙宗立海陵辯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鐵券進拜左丞相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弒之夕會於辯家設饌衆皆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

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忌益深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即殺之

烏達阿里布子秉德唐古辯謀廢立烏達即詣海陵啓之遂與俱弒熙宗海陵即位拜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鐵券竝如其黨妻唐古氏舊與海陵通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達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達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殺之以秉德世襲明安穆昆授烏達烏達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達告秉德事故宗

本之禍烏達獨免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達
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
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而惡之遂落司空出為崇義
軍節度使後海陵慕唐古氏容色因侍婢來候問起居
許立為后使殺烏達納唐古氏於宮中封貴妃

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實達爾最見親信每逮夜就寢
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即付之聽其出入以
為常皇統八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

像及他珍翫賜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
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先得興國乃可伺間入宮因李老
僧結興國召至臥內動以危言興國與約定至期取符
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遂行弑海陵既立以為廣寧尹
賜鐵券進金紫光祿大夫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
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後
磔于思陵之側

圖克坦額呼楚克會寧人徙懿州與布薩呼圖俱為護

衛十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得二人為內應許以女妻
額呼楚克子而告以逆謀額呼楚克喜甚曰阿家此言
何晚也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
謀乃我素志遂與呼圖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熙宗
之弑額呼楚克先進刀呼圖次之海陵既立以為右副
點檢子珠蘇爾尚榮國公主天德二年為河間尹世襲
明安改太原尹封王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
奴視僚屬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王

乞王乞謂當有天命復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額呼楚克伏誅使珠蘇爾焚其屍投骨水中

布薩思恭本名呼圖上京人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宿衛十人長海陵謀逆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于人未敢也呼圖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為助乃可呼圖許之十二月九日夜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衆皆却立不

敢動呼圖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呼圖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呼圖殺之既即位賜鐵券轉都點檢改名思恭封王拜樞密使進右丞相太尉賜汴京第一區隣寧德宮時時入見圖克坦太后契丹薩巴反命與蕭懷忠北伐入辭太后語久之海陵疑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薩巴聞大軍且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去思恭至臨潢追之不及

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薩巴召思恭還至則戮于市遂族滅之

圖克坦貞本名塔斯娶海陵女弟與海陵俱弒熙宗海陵既立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為駙馬都尉殿前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興尹正隆二年遷樞密副使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蘇飲於貞第海陵召貞責之杖七十貶安武軍節

度使京等三人各杖一百皆貶降無何拜貞御史大夫
為左監軍從伐宋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
女為皇太子妃除貞咸平尹貪汙不法累贓鉅萬使大
理卿李昌圖鞠之貞即引伏降博州防禦使頃之遷震
武節度使從臨潢尹初與弒熙宗凡九人至是貞與大
興國尚在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詔誅貞
及妻與二子而有其諸孫俄而興國亦誅皇統逆黨盡
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為皇太后贈貞太師廣平

郡王謚莊簡貞妻進封梁國公主

李老僧與大興國有親海陵秉政以為省令史及將舉
事使結興國終成弑逆海陵既立以為同知廣寧尹時
海陵欲殺韓王亨求其罪不可得遂以貞為廣寧尹使
老僧伺察之亨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不忍致亨
死海陵使竇達爾額琳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祿錦
誣亨殺之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易州刺史
久之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

年與兵部尚書克實謀反誅

完顏元宜本名阿里姓耶律氏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符寶郎海陵篡立為兵部尚書正隆六年伐宋領神武軍都總管前鋒渡淮拔昭關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遷銀青光祿大夫領浙西路都統制督諸軍渡江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海陵軍令慘急衆欲亡歸決計于元宜明安唐古烏頁曰前阻

淮渡皆成擒矣比聞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

舉軍北還

按大金國志載總管萬載首倡逆謀與此異

元宜曰待王祥至謀

之王祥者元宜子為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密召之至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十

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穆昆幹喇布羅索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

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幹喇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焚其尸收李通大慶善等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往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幹罕幹罕殺榮詔追贈榮官契丹平元宜還朝久之罷為東京留守致仕卒

赫舍哩執中本名呼沙呼阿蘇裔孫明昌中為右副點
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累遷開遠軍節度使俄
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為簽樞密院事從左丞相襄
征伐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帝怒其言不
遜下有司赦為永定軍節度使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
元年起知大興府事御史中丞孟鑄奏彈執中貪殘專
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
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六年伐宋執中為山東兩路兵馬

都統駐金城胸山宋兵犯金城遣巡檢周奴穆昆薩哈合擊大破之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千搏戰遣副統伊喇固尼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度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遂克淮陰進圍楚州遷元帥左監軍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穆昆出知太原府復守西京與元兵戰于定安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幣奪官

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荆關杖殺涑水令至中都朝廷
皆不問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忌憚自請
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三千令駐媯川崇慶元年乞移
屯南口移文尚書省言元兵來必不能支十二關建春
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
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諫議張行信丞相圖克坦鑑
參政瑄俱奏其姦惡不可用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
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行信復諫帝終以執中為右

副元帥

本傳原作權右副元帥按本紀云復起為右副元帥今據改

將武衛軍五千

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謀作亂時元兵在近執

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帝使奉職即軍中責問方飼鵠

怒擲殺之遂遣人召城北別將福海至執之八月二十

五日未五更分軍由彰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元門入

通元二字原文例誤今據地理志改正

召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

刑部侍郎默呼殺之符寶祗候珊延護衛十人長完顏

實古納

本紀作都統實古納

聞亂率衆與戰皆死之執中至東華

門呼門者許以官不應命聚薪焚東華門護衛實呼奇
爾親軍春山共拊鑠開門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
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
孫椿年取銀幣賞將士以兵逼帝出居衛邸殺左丞完
顏綱圖克坦鎰勸立宣宗不得已許之召符寶郎圖克
坦福壽取符寶陳露階上用御寶出制除其黨完顏酬
努烏庫哩道拉富察祿錦圖克坦金壽等官數十人遣
奉御完顏和色哩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殺帝

於衛即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宣宗即位執中自為太師封澤

王

謹接通鑑輯覽

御批金史載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封澤王考執中跋扈專恣今出惟已晉爵增秩豈由上命澤王之封固所自為宣宗亦從其志耳故書曰呼沙呼

白為太師封澤王今謹遵改正

授中都路世襲明安

弟特默子準並進官餘黨升授有差執中侍朝賜之坐
不辭奏請降衛紹王為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
太子少傅鄂屯忠孝侍讀學士富察思忠附執中議衆

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延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
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
戶部武文伯龐才卿舒穆魯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
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為東海郡侯元避騎至高橋宰臣
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提點近侍局
慶善努副使為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不許珠格
高琪以戰敗懼執中誅已頗聞慶善努諸人謀遂率所
將亂軍入中都圍執中第斬之持首詣闕待罪赦以為

右副元帥既以諫議張行信言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
官爵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
黨公開為都統提控天興元年冬十二月帝親出師授
西面元帥性淫狡常思亂以快其欲二年正月遂與其
黨富珠哩長格韓鐸藥安國等為變帥甲卒撞省門入
殺副樞納紳參政阿巴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都阿
里見其衷甲亦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開門無謀

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
費摩阿古岱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克遜納紳左副
點檢完顏阿薩爾奉御莽格講議富察琦戶部尚書完
顏珠赫皆死立還省集百官議以太后命召梁王監國
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詣元帥蘇布特納欵自稱太師
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為王妃
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富珠哩長格
等授官有差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既

還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省中亂之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置官中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寶之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訊掠慘酷備至鄰國夫入死杖下博索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諸門出葬者計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三月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

皆赴青城北行元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寶坻人李伯淵本安平都尉司千戶深沈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與都尉李琦等合謀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日晚燒外封邱門以警動立立一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約視火立從數騎往還及梳行街伯淵就馬上抱立即出匕首橫刺之墜馬死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

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
未稱也乃梟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
生噉之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

接崔立原歸列
傳今改入逆臣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十三